



找记者上壹点

A10-11

齐鲁晚报

2021年9月21日

星期二

思 / 想 / 光 / 华

文 / 字 / 魅 / 力

□编辑：孔明丽



【文化杂谈】

说“圆”

□孙葆元

月月都有月圆日，人人独盼中秋圆。中秋月不同于平常的月亮之处，是它在一个金秋的夜晚升起。从元月那个时候开始，劳作的人吃完元宵就踏上耕耘的路，追赶着季节，无暇抬头，待五谷登场，心情闲适下来，再一抬头，觉得头上的月亮格外圆，不是月圆，是心圆。该播种的播种出去，该收获的收获回来，这叫圆满。月亮凑趣，出来迎合这场大地的盛宴，劳作了一年的人阖家举杯，邀月共饮，这叫团聚。圆满和团聚是千年中秋的主题。文化是由习俗构成的，就有了“每圆处即良宵”的好心情。

为了这个美好的时刻，人们寄圆、寓圆、盼圆、赏圆、畅圆，把生活中一切物象都做成圆的，就有了月饼。在一千多年前的宋代，中秋这一天除了吃月饼还吃“巧食”。巧食是一种带有节庆形象的酥糖，不独七月七日乞巧节食用，中秋巧食有嫦娥、桂树、月兔等不同题材形制。美食家把糖、蜜、肉等食材制成果馅，以糯米为皮，制成各种形状，再加盖各种与圆有关的纹饰，在油锅里烹炸定型，这种食品叫巧果。家家中秋节的桌子上与大地一样丰盛，桂花酒、荷花糕，取秋之馈赠，圆天地之心，那个节就充满吉祥。在南宋，人们还吃一种云面。这种面极具巧思，是用露水和成面，取天之风露，故称云面。面本寻常，和面的水却难得，只有中秋天气才能酿成清露，那面顿时珍贵无比。

中秋更是一种天人合一的仪式，除了各种美食，还有赏月、拜月和放灯。宋时赏月大概是最郑重的一种生活仪式，千古月光仍然留在词篇中熠熠生辉。赏月可登高可临水，登高便觉离那个美好的圆更近一步，于是人们登楼登台、推窗对月、把酒临风。孟元老在《东京梦华录》中记录了北宋登临赏月的盛况：“中秋夜，贵家装饰台榭，民间争占酒楼玩月，丝篁鼎沸，近内庭居民，夜深遥闻笙竽之声，宛若云外。间里儿童，连宵嬉戏，夜市骈阗，至于通晓”，昼夜狂欢。临水赏月，或在岸畔，或干脆弃岸登舟，此时，皓月双轮，水天一心，神怡心旷，追求的就是心的沉醉，这是心灵对团圆的阐释，既是一个好景的开始，也是团圆之后的离别，相得时难弃亦难，人生的况味都在其中了。拜月是古人的虔诚，觅幽静，设香案，许心愿，是一种“求”，透着不得已的无奈。随着人们进入当家做主的时代，不再祈求天之做主，那炷拜月的香就点不起来了。中秋放河灯是对潮神的膜拜。在南方钱塘，中秋潮水是伟观，那天江潮在月汐的引力下吞天沃日，势如玉城倾倒雪岭崩塌，人们便说，这是潮神的生日，于是放水灯为他贺寿。苏轼却用一首诗记录了北方汴京的河灯：“何人舣舟临古汴？千灯夜作鱼龙变。曲折无心逐浪花，低昂赴节随歌板。”《武林旧事》解释这一中秋习俗：“此夕浙江放‘一点红’，羊皮小水灯数十万盏，浮满水面，灿如繁星，有足观者，或谓此乃江神所喜，非徒事观美也。”那个中秋是人与神共度的中秋。

圆总是短暂的，所以人们珍惜来之

不易的圆。公元1076年，苏轼在山东诸城做知州，在那年中秋，他想到遥远的故乡和在异地的弟弟苏辙，举目无亲，他的圆是缺的，感慨之余，写下那首中秋绝唱《水调歌头》，在人生不多的团圆之夜，把酒问青天，有如屈原的《天问》。他问：怎样才能回到离别时的欢聚？月不作答，只好发出浩叹，“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。”他一生漂泊，心里的月亮没有圆几回。所以他在《西江月》里写道，“世事一场大梦……中秋谁与共孤光？”

另一位不顾一切追求团圆的是南宋孝宗时的宰相史浩。他是宁波人，每年中秋前夕，都要从杭州赶回宁波与当地百姓共度佳节。有一年回归时，由于坐骑受伤，无法前行，没奈何留宿绍兴，次日借了一匹马赶回家时已是八月十六。没想到，乡亲们在等着他，谁家也没有过节，那个团圆节是八月十六过的。读史浩，我们明白了杜甫。杜甫说“露从今夜白，月是故乡明”，没有乡情的中秋只是一个个月夜，月亮浸在乡情里才是中秋节。至今宁波地区还沿袭着八月十六为中秋的习惯。

圆是有半径的，家圆、乡圆与国圆，半径不同。辛弃疾是一位为国圆而慷慨悲歌的战士，他的圆是以国家为半径画出的。公元1172年他出任滁州知州，就在这一年，他的副手、滁州通判范成大调往临安，辛弃疾满腹忧国之情为他送行，希望他到了皇帝身边为主军事、收复中原，他念道：“况屈指中秋，十分好月，不照人圆。”这个“人圆”当然是举国之人圆。

然而圆又是一个囹圄。曾经，我们的文化中有无数的四合院，一个院子住着一个家族，院墙就是圆的边界。院子圈住了家族祖辈，维持着一个团圆的理念，也压抑着突破圆的冲动，固守死气沉沉，就有人勇敢地突破壁垒，冲出去求发展，被斥为叛逆。中华的文化社会正是有了一个个破茧而出，才有了无数文化细胞的裂变，裂变造成千千万万不同色彩的圆，在中秋上演祭月、诵月、邀月、与月对影成三人的诗生活。古老的习俗延续至今。在沂蒙山深处，住着一位老奶奶，子女们长大成人，像蒲公英一样纷纷飞出大山，只有她还厮守着故乡的月亮。儿女事业有成，担心着大山里的母亲，提出要把母亲接到城里来住，可是那位奶奶不肯走。儿女们催逼急了，她反问：我走了，祖宗怎么办？

祖宗在哪里？在他们归入的故土里，也在年年生发的春色中，奶奶用自己的信念守护着中国文化的圆。此时，我们已经很难说清哪是旧观念，哪是新思想，就像秋天的菊，新芽总是从去年的老根系中萌发出来，今天一株盛开的菊花，谁知道它的根系经过了几千年的演变和进化呢？就这样，我们的“圆”，在传统与现代的文化观念中递进着，不断派生出新的意义，无数人从一个圆心出发，奔向祖国各地，又以那里为圆心，画出新的圆。圆相互牵拉，相互叠加，构成我们这个时代。面对中秋月，所有的家圆都不足为意，我们只唱一个圆，那就是祖国之圆。

中秋月圆

又到中秋，又到月圆时。圆满和团聚是中秋永恒不变的主题，在这一天人们格外期盼团圆。仰望夜空中圆圆的月亮，人们赏圆、盼圆、乞圆，并将美好的愿望包进了圆圆的月饼中。月饼是以心圆与月圆相照，期许那个圆天长地久，寄托着人们的美好心愿，传递着浓浓的亲情、友情和乡情。

青未了随笔周刊今日推出中秋专题，关于中秋节的风俗、传说与独属于个人的记忆，流淌在笔端，留存于心间。

【节俗琐忆】

小小的月饼深深的情

□戴永夏

小小的月饼虽然平常，却历经沧桑，阅尽秋色，蕴含着太多的人间真情，让人一想起它来，就浮想联翩，感到无比亲切。

在我的故乡胶东，一向有中秋节送月饼的习俗。每到此时，家家都把提前备好的月饼用金黄色的草纸包起来，贴上大红标签，装进竹篮里，馈赠亲友。儿时，我们最愿干送礼的事，总是争先恐后地接过母亲手中的篮子，兴高采烈地去“走亲戚”。姑家、姨家、姥娘家……一家家把月饼送出去，又把回赠的月饼一包包带回来。如此你来我往、你敬我爱，月饼没有减少，情谊却愈发深厚。就这样，年年岁岁，月缺月圆，月饼成了传情的使者。它总是忠实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责，把暖融融的亲情送给千家万户，温暖着彼此牵挂的心。

中秋节晚上，是月饼唱主角的时候。此时，明月当空，一家人围坐桌旁，一边赏月，一边品尝月饼。拿起一块月饼，蘸着月光，浴着欢笑，就着茶水，品着滋味，顿觉甜美沁心，有道是“明月寄相思，月饼寄深情”。此时的月饼，不正寄托着人们的团圆之情吗？

吃着美味的月饼，爷爷总爱给我们讲朱元璋与月饼的故事：元朝末年，统治者实行残暴统治，百姓苦不堪言。为防止百姓造反，规定不准私藏武器，连菜刀也只准十家合用一把。还在每十户人家中派驻一个元兵，负责监视和管制，并让这十户人家供养他。这些元兵凶狠异常，为所欲为，百姓对他们恨之入骨，想联合起来除掉他们，但又苦于没